

白人文集

BAIRENWENJI

中国文史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白刃文集/白刃著. —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  
2002.3

ISBN 7-104-01510-8

I. 白... II. 白.. III. 文学—作品综合集 中国  
—当代 N. I21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09874 号

## 白刃文集

---

中 国 戏 剧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海淀区北三环西路大钟寺南村甲 81 号)

(邮政编码:100086)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 经销

广州战士报社印刷厂 印刷

4000 千字 850×1168 毫米 1/32 开本 210 印张 14 插页

2002 年 2 月第 1 版 2002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000 套

---

ISBN 7-104-01510-8/1.615 全七卷定价:320.00 元



作者白刀  
1994 年摄于北京鲁迅文学院

► 1957 年作者访问无锡在太湖上留影



◀ 作者与恩师董锄平  
(中)及高朗同志  
1964 年摄于武昌



► 1982 年作者(右一)  
与罗荣桓夫人林月琴大姐  
(左二)访问罗帅家乡湖南  
衡东县鱼形镇, 与罗帅家  
人合影。



◀ 1998 年 3  
月, 作者与老伴到  
空军医院探视老友  
凌子风导演 (左起  
冷克、凌子风、白  
刃、韩兰芳)

► 1988 年作者(中)与电影《兵临城下》主演李默然(右)陈树彬(左)应华东工学院之邀在南京与共青团同志们座谈后留影。



▲ 1984 年作者(右)陪同菲华作家寒冰先生(左)参观北京电影制片厂, 与著名表演艺术家陈强(中)合影。



▲ 1995 年, 参加中央文学研究所成立 45 周年纪念会。(左起, 白刃、陈登科、雷加、白艾)

► 1985 年参加接待菲律宾征航文艺社访华学习团合影。(中排左起刘绍棠、张志民、白刃、洪丝、王唯真、唐达成。后排右五石湾、右六为征航团长寒冰先生)





◀1988年夏天作者与延安文艺学会学习团访问北大荒，在普阳农场留影。（右起雷加、周良沛、白刃、陈明、左二魏巍）



▶1988年夏天作者访问北大荒时，在乌苏里江游艇上。



◀1996年4月9日，作者访问东海舰队，在海港舰艇前留影。

▶1996年4月10日，作者（左）访问台湾海峡演习归来的导弹驱逐舰。



# 第七卷

## 散 文

### 目 录

#### 自传篇

到延安的前前后后	(1)
从故乡到延安	(23)
抗大生活片断	(27)
不平常的童年	(30)
忆集美	(39)

#### 战争篇

解放天保山	(43)
咱们都是一家人	(47)
十八勇士	(50)
灾难的诸胶边	(55)
爬雪山过草地	(59)
广阳伏击战	(64)
洪泽湖畔之战	(70)
房山堡站起来了	(73)
秋深忆自克	(76)

郯城战役访问记	(78)
血战大山	(84)
保卫祖国的海岸线	(91)
狗	(96)
突破“铁筒包围阵”	(102)
沂蒙山反扫荡	(105)
朱德射击手	(121)
李保兴	(125)
我还有一只手	(129)
莒城起义	(132)
花被	(142)
郑会和他的“加拿大”	(146)
如此“战到一兵一弹”	(150)
无敌英雄	(153)
钢铁阵地	(158)
大歼灭战的小故事	(162)
辽西围歼战剪影	(167)
英雄活着	(170)
王殿武	(177)
刘梅村	(180)
狂欢的天津	(186)
原封不动	(188)
伪副司令的秘密	(191)
复仇的火焰	(193)
革命“家庭”的“家事”	(196)
横跨黄河天险的浮桥	(200)
路过家门口	(202)
北平入城式	(205)

---

天津解放与北平入城式	(207)
祖国的英雄儿女	(211)
井冈山会师	(215)
血与火的岁月	(222)
回忆五莲山二三事	(230)
回忆抗战中的《战士》报	(235)
快乐的家庭	(238)
红炮长	(244)
心事	(247)
新鲜的任务	(251)
英雄的大小登	(257)
在大小登岛	(261)
前线小景	(264)

### 建设篇

热爱我们的祖国	(270)
“八一号”机车	(272)
神话般的力量	(283)
暴风雨中抢救民船	(289)
颜江山	(294)
驯洪的人	(309)
永定了的河流	(315)
姑娘们的愿望	(323)
青春的火焰	(329)
官厅湖风光	(335)
平川大道	(339)
到西山社的第一天	(345)
他没有残废	(348)
贾雪芬	(352)

---

开动脑筋的人	(355)
不锈钢	(359)
西岛,你好!	(362)
潮起潮落海测兵	(366)
洞庭新歌	(369)
家信	(384)
黑土地	(390)
今日北大荒	(401)
酒缘	(442)
高寒山区人心暖	(447)
洛塔山顶山	(450)
下天坑斩蛟龙	(453)
两度桃花源	(456)

### 思念篇

感想与回忆	(459)
怀念茅盾先生	(465)
柳亚子的一首遗诗	(469)
幽兰独避寒山下	(471)
燕子从南洋归来	(476)
南昌起义时的老帅们	(480)
永远年青的将军	(491)
将军之死	(506)
大海唱起挽歌	(518)
说说我这位学弟	(525)
春天的思念	(531)
凌子风乘风飞逝	(537)
诚毅,集炎黄文化之美	(542)
将星璀璨耀神州	(547)

董锄平——我的革命引路人 ..... (551)

**怀乡篇**

怀乡曲 ..... (592)

故乡·母校 ..... (594)

将“诚毅”发扬光大 ..... (599)

喜闻南曲传乡音 ..... (601)

高甲戏杂感 ..... (603)

古乐南音故乡情 ..... (606)

喜看家乡《风冠梦》 ..... (609)

怀念第二故乡 ..... (611)

《永宁镇民间文学三套集成》序 ..... (618)

**回归篇**

愿《镜报》成为“文化沙漠”中的甘泉 ..... (620)

抚今思昔话香港 ..... (623)

香港起飞靠什么? ..... (631)

饱含热泪,喜迎香港回归 ..... (633)

生平最大快事 ..... (639)

**杂论篇**

如何把文章写的简练 ..... (642)

体验生活改造思想 ..... (645)

关于作家“职业化”问题 ..... (652)

古塘里的阴风 ..... (656)

创作生涯漫谈 ..... (661)

有心栽花花不发 ..... (664)

我怎样写第一篇小说 ..... (667)

不是诗人谈诗 ..... (671)

无意插柳 ..... (674)

学写长篇碰的头破血流 ..... (678)

今天,更须要《讲话》	(683)
含泪看《出路》	(689)
华侨史上光辉的篇章	(692)
满目青山夕照明	(695)
魂系中华	(698)
序《多梦的岁月》	(702)
《童婴诗集》序	(704)
也向出租车开一炮	(705)
北京电话,难遇难!	(708)
列车上	(710)
闲话“正统”	(714)
富贵梦	(718)

## 自传篇

### 到延安的前前后后

#### 在菲律宾，向往延安

延安，中国革命的圣地，像一块大磁石，吸引着海内外青年，投进革命的洪炉里，锻炼成无产阶级坚强的战士，为中国革命的胜利，贡献出自己的力量。

在菲律宾，我就向往延安，像游子怀念母亲，希望早日投入她的怀抱！

1935年，我在马尼拉华侨中学半工半读。级任老师董冰如先生，是个矮矮胖胖的湖北人。（解放后重逢，我才知道他原名董锄平，1921年的中共党员，曾参加大革命和南昌起义。）董老师在华侨中学，领导进步师生组织“人人日日抗日救国会”。在董老师的培养教育下，我成了救国会的常委，参加编辑《救亡月刊》。1936年，董老师知道我一边读书，一边做工卖报，就把每期200份《救国时报》交给我推销，并嘱咐我不能像卖《华侨商报》和《前驱日报》那样沿街叫卖，只能半公开推销，卖不掉的可以送给进步的同学、工人或店员。

《救国时报》是在巴黎出版的，报上登了许多抗日反蒋的文章，也有中国工农红军和东北抗日义勇军的消息。报上经常刊载王明

的文章，王明名下括弧里印着陈绍禹。当时我不知道王明是何人，只对他同时用两个名字感到奇怪。到延安后才听说，这报纸是共产国际在巴黎办的，据说主编是吴玉章同志。

每期《救国时报》来了，我都贪婪地阅读，像吸水的海绵，汲取抗日救国的革命道理。这些理论变成《救亡月刊》的灵魂，我们常用它的观点，撰写自己的论文。

1936年西安事变以后，董冰如老师乘年假去香港，回来后对我们说：“国共又要合作了，今后要宣传全国一致抗日，不再反蒋了，要团结蒋介石的军队共同打日本。”

1937年1月号《救亡月刊》，我们发表了一篇《国共合作的一线曙光》的社论，我还写了一篇揭露汪精卫（西安事变后，汪匆忙从德国归来，曾路过马尼拉）勾结日寇和何应钦，阴谋进攻西安，发动大规模内战的文章，登在同期的《救亡月刊》上。这一期，还用了一幅绥远傅作义部队在百灵庙抗战的照片作封面，照片上两个士兵在阵地上握着机关枪向日寇射击。《救亡月刊》是16开铅印本，经费来源靠刊登广告和爱国华侨捐助。

不久，听说中共中央和中国红军总部移到延安。延安成为中国的红都，成为抗日救国青年向往的革命圣地。

到延安去！一粒希望的种子在我的心中萌芽。怎么去？不知道，因为道路遥远，如何筹备回国旅费，回国后如何通过国民党统治区到陕北，都没有把握，何况当时还有个对我很好的女同学，怎舍得断然离开！

这时候，我已经到了《华侨商报》编辑部当学徒。总编辑是江西人来远甫、福建人于以同（这两位先生在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寇占领马尼拉后被日军杀害）。每天晚上，我学习翻译合众社、路透社、哈瓦斯社……的英文电讯，有时和记者到警察局采访社会新闻，或到火灾、抢劫现场采访调查。从外电里，读到日寇得寸进尺，不但占领了东北四省，伪化了冀东，而且在北平城外丰台、廊坊进行军事

演习，践踏祖国的土地，摧毁农民的庄稼。译电讯时，我常常感到心潮起伏，义愤填膺，恨不能早日回国，拿起刀枪杀敌人！

恰好有一天，叔父和两位同乡来到马尼拉，他们响应宋子文开发海南岛的号召，集资组织一个民生公司，想到那里种植热带作物。叔父说，他们不懂国语，不会说广东话，想叫我当翻译，旅费由公司负担。

我正愁着没有回国的旅费，便高兴地答应了。我把这件事告诉了董冰如先生，他很赞成，并给海南岛的专员黄强写了一封介绍信。黄强原是十九路军的参谋长，蔡廷锴等在福建成立人民政府时，董老师曾代表侨领许友超，到福建参加会议，和黄强有交情。

1937年3月初，学期考试完毕。一天下午，我提着小藤箱，乘马车到巴石河码头。为了不耽搁师友和同学们度暑假，我只在电话里向他们告别，没有说明开船时间，自然不会有来送行。邮船缓缓离开码头，船上的乐队奏起《一路平安》的乐曲，旅客和送别的亲友，互相抛掷着彩色的纸带，双方各拉着一端依依告别，喊着“再见”。孑然一身的我，对此情景，不由感到无限的惆怅！

轮船开出马尼拉湾，时近黄昏，晚霞映着海水，海鸥绕着白帆，风光绚丽，景色迷人。我站在甲板上，任凭晚风吹拂，最后一次欣赏马尼拉湾的落日。望着越来越远的仑礼沓公园，想到今生恐怕不会再回到这异国来，禁不住伤感地哼起了《告别南洋》这首歌<sup>①</sup>。

第二天上午风平浪静，轮船在太平洋上航行。我意外地发现董冰如老师站在上层甲板上，依着栏杆望着海洋。我高兴地跑上去。

<sup>①</sup> 《告别南洋》是上海“一·二八”抗战之后，由田汉作词、聂耳谱曲的抗日歌曲。歌词是：再会吧，南洋！你海波绿，海云长，你是我们的第二故乡，我们民族的血汗，洒遍了这儿百个荒凉的岛上，再会吧，南洋！你椰子肥，豆蔻香，你受着自然的丰富的供养。但在帝国主义的剥削下，千百万被压迫者都闹着饥荒。再会吧，南洋！你不见尸横着长白山，血流着黑龙江。这是中华民族的存亡！再会吧，南洋！再会吧，南洋！我们要去争取一线光明的希望。

董老师说，他要回湖北，是临时决定的，想不到竟在同一船上。

船到香港，和董老师分手时，我问他今后如何联系，他给我写下汉口永安堂药房的通信地址。上岸后，我找到叔父住的客栈。几天后，乘船去海口。由于有黄强专员的介绍，我们来到澄县那大镇，花了几千银元买了一片荒山野林。抗战爆发后，民生公司没有派人去开垦，那片山林也就扔了。

### 到南京，救国无门

在海南岛前后耽搁了两个月，5月间，经香港乘船到厦门，遇到3个从马尼拉回国的青年，其中一个姓陈的同学，正在南京五卅中学读书，另外两个是店员。他们准备去南京，邀我同行。我当时充满了青年人的梦想，寻思去延安没有门路，不如先到南京碰碰运气，也许有机会转到陕北去，便答应了。

我回福建晋江县永宁老家筹备旅费。父亲原是旅菲华侨，十几岁到吕宋当苦力，后来在怡朗与人合伙开了一间小杂货铺。1933年小店倒闭，父亲心灰意懒，回家务农。他给我筹备了几十块钱，我返厦门和3个同伙搭船到上海，转乘火车去南京。

我们在南京丹凤街租了一间简陋的小楼房。陈同学回五卅中学念书，两个店员怀着航空救国的理想，报考航空学校，体格检查时就被淘汰下来了。我想找个学校半工半读，但学校都是全日制，而且人地生疏，没有这个可能。我们3人像雾海中的孤舟，找不到航向，又不愿匆匆离开，便在这个国民党的首都“搁浅”了。南京真是个大火炉，才6月中旬，一清早就满身大汗。我们每天在南京街头游逛，到玄武湖躺在树下看书，消磨时光，等待奇迹。

奇迹出现了！7月7日，卢沟桥的炮声，震撼着祖国大地，唤醒了被压迫的民族，渴望已久的抗日战争爆发了！我们兴奋地唱着《义勇军进行曲》，喊着“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口号，希望投身到战

地去。我们注意报上的广告，有个同伴想报考陆军士官学校，另一个动摇犹豫，我则坚决反对。末了，看到一则招收战地服务团的启事，一致同意去报名。报名处设在一座大庙里，门前冷冷清清，花名册上只有一个人名，担保栏上写着孔祥熙。我们要报名，管事的要殷实商家担保。我对他说，我们为了打日本，从海外回来，南京无亲无故，哪儿去找辅保？我们出示了南洋的证件，管事的还是不同意，并且冷冷地说，现在汉奸到处活动，没有辅保不行。真是岂有此理！居然怀疑我们是汉奸！我们怀着满腔愤慨，乘兴而来，败兴而归。

连日来，从北方到了许多难民，南京居民也惴惴不安。大街上经常出现一串串漂亮的小轿车，国民党的要人们正在开什么会议。两个同伴看到救国无门，一肚子牢骚，动了返南洋的念头。我每天注意看报纸，读着北方的战况，希望能找个机会去陕北；也想乘长江船到武汉找董冰如老师，但又怕去了扑空。刚到南京曾给他写了一封信，却如石沉大海。我忽然感到回到祖国不如在南洋好混，在菲律宾，我 14 岁就从这个岛到那个岛，只要有华侨的地方，只要肯卖力气，不怕没有饭吃。我还在菲律宾人家中住了半年，受到很好的款待。这些经历，养成了我盲目自信和冒险的精神。但是在南京一个月，到处碰到冷冰冰的脸孔，离开钞票寸步难行，而身上的钱又快光了。一般学校每学期学杂费几十元，加上膳宿费得 100 多块，家里肯定供给不起。想做工找不到合适的地方，想救国没有门路……炎热的气候增加了心里的烦闷。

8月初的一天，陈同学忽然跑来说，南京很快要打仗了，他们学校要疏散，他决定回南洋，问我们怎么办？同屋的两位都主张回去。南京不是久留之地，我也同意一块回厦门，再做打算。

就这样，我们离开南京到上海。上次经过上海没有歇脚，这次都想看看这个大都会。我们在北站一家旅店住了几天，逛了南京路，游了外滩，进了“大世界”，饱览了五光十色的大上海。临走前一天，我们到蓬莱大戏院观看话剧《卢沟桥之战》，记得演员里有崔